

二曲集

〔清〕李顥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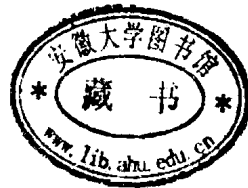
理學叢書



理學叢書

二
曲

〔清〕李顥撰
陳俊民點校



責任編輯：梁運華

1996

二 曲 集

〔清〕李 顯 撰

陳 俊 民 點 校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振興華聯營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3 1/4 印張·493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31.00 元

ISBN 7—101—01214—0/B·228

前言

一

李顥，字中孚，陝西盤屋（今周至）人。取「山曲曰盤，水曲曰屋」二語，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稱二曲先生。生于明天啓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零五年）。是清初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與吳中顧炎武、富平李因篤、華山王山史學術交往甚密，同容城孫奇逢、餘姚黃宗義一並「高名當時」，時論以爲「三大名儒」。

李顥自幼貧困，九歲始入小學，讀三字經，然僅二十日便因病休學。後隨舅父讀學、庸。父可從「爲人慷慨，有志略，喜論兵，而以勇力著，里中呼爲李壯士」（二曲集卷二十五家乘盤屋李氏家傳。以下凡引本書，只注卷數與篇名）。明崇禎十四年（公元一六四一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進軍河南，官軍屢敗，李可從從隨總督陝西巡撫汪喬年、中軍監紀同知西安郡丞孫兆祿前往鎮壓。起義軍攻陷襄城，李可從與同行五千人皆戰死，這是李顥少年時代生活中的最大變故。從此，母子饑寒交迫，過着窮困的生活。李顥矢志讀書，却無錢就學，在他母親彭氏的激勵下，利用拾薪採蔬之暇，取舊所讀四書，借助親友貽送的字典海篇，逢人問字正句，由是「識字漸廣，書理漸通，熟讀精思，意義日融」。十七歲時，借讀馮少墟集，「恍然悟聖學淵源，乃一意究心經史，求其要領」（關學續編卷一本傳）。年十九，

偶得讀周鍾制義全部，見其發理透暢，言及忠孝節義則慷慨悲壯，遂流連玩摹，非常贊賞；既而聞周鍾失節不終，則氣憤不已，以爲文人不足信，文名不足重，自是絕口不道文藝，厭棄俗學，一意求聖賢所以爲學之道。曾專門收集有明一代「迹本凡鄙卑賤」而能自奮自立，「卒成理學巨儒」者，諸如鹽丁王艮、樵夫朱恕、胥吏李珠、窑匠韓貞、商賈林訥、農夫夏廷美、賣油傭陳晟、戍卒周蕙、網巾匠朱蘊奇等人的材料，編成觀感錄，借以師古自勵。是時，盤屋二趙、南李、鄆縣杜氏者，皆博藏書籍，李顥借而觀之，且「不畫畛域」，自經史子集以至釋道之書，無所不覽。（卷四十五歷年紀略）十年之間，上自天文河圖、九流百技，下至稗官野史、壬奇遁甲，靡不究極，被公認爲李夫子。

自順治十三年（公元一六五六年）起，李顥思想觀念和學術上的追求開始了新的轉變，從泛覽羣籍一歸於聖經賢傳。同時，從究心經濟、兵法，「康濟時艱」，轉向一心切己自反，立志「明學術，醒人心」。順治十四年夏秋之交，李顥三十一歲時，他患病靜攝，深有感于「默坐澄心」之說，認爲「學所以明性而已，性明則見道，道見則心化，心化則物理俱融」。自是屏去一切，時時返觀默識，涵養本源，並焚盡以前所著原稿，專閱濂、洛、關、閩及河、會、姚、涇論學要語，聊以印心。（卷十九聖學指南小引）

順治十六年，李顥三十三歲時，臨安駱鍾麟赴盤屋任邑宰，聞李顥名，卽去拜謁，嚴奉師事。自是，政暇必趨其家，挹其德容，聆其談論，從容盤桓，竟日乃返。並爲之捐俸構屋，時繼粟肉，以資食宿。還具文遍報各衙門，稱頌李顥。於是，一時臺司道府皆知李顥而莫不尊崇。

此後，李顥的聲譽和影響越來越大，「不惟士紳忘貴忘年，千里就正，卽農工雜技，亦皆仰若祥麟瑞

鳳，爭以識面爲快（卷四十五歷年紀略）。康熙二年四月，蒲城王化泰來學；十月，東吳顧炎武來訪；四年仲冬，其母病故，駱鍾麟前來弔奠，捐俸購棺，既而置田十畝，聊資耕作。七年夏四月，同州（今陝西大荔縣）耆儒白煥彩偕王化泰肅車迎李顥東行，至蒲城謁橫渠張子祠；五月抵同州，張珥、李士璜、馬祿、馬逢年等北面從師受教，其答問之語，由門人記錄於東行述、學體中；七月西返，過高陵，謁涇野（呂柟）祠。八年四月，湖廣進士羅誥來訪論易；六月，陝西巡撫欲以「隱逸」薦舉，李顥致書駱鍾麟從中力挽得免，九月送駱赴常州上任，東游太華，張珥聞而迎至同州，錄其答語爲體用全學，李士璜錄其答語爲讀書次第。九年冬十月，李顥赴襄城祭父，駱聞而迎至常州，先後在常州府武進、無錫、江陰、宜興、靖江、毘陵等縣應邀開堂講學。三個多月的江南講學活動，使李顥以「性氣二本」爲基礎的「悔過自新」之說更加純熟。後來由親炙弟子王心敬編纂的南行述及毘陵、晉陵等地門人整理刊行的靖江語要、常州府武進縣兩庠彙語、錫山語要、東林書院會語等，就是李顥在此期間主要活動與言論的真實紀錄。

康熙十年春，李顥返家以後，其主要活動仍是講學授徒，閉門著述。十一年八月，李顥至長安縣謁馮少墟（從吾）墓，彙輯少墟全集；次年，陝西總督鄂善政崇風教，修復少墟所建關中書院，聘李顥講學，三月之內，士習丕變，使自少墟後久已絕響的講會之風復振。十四年八月，李顥携家避兵富平，至十八年八月返回盤屋，借寓「聖室」，作聖室錄感。此後直到病逝，整整三十年間，他除了教授王心敬等弟子，同顧炎武、王山史、李因篤等幾位舊友書信往還或一起聚會探討學術之外，基本閉門養病，不與世通，即是官府舉薦，他也力拒不就。康熙四十二年冬十月，清聖祖玄燁西巡，欲召見李顥，他以死堅

辭。因此，李顥其人其學，不僅得到崇尚氣節的陝西志士的推崇，而且受到朝廷大臣、學士的贊佩。

李顥生平爲學，志在「明學術，醒人心」，以倡明關學爲己任。而關學作爲宋明理學思潮中一個獨立學派，它的終結，也同整個理學一樣，是終於明清之際的理學自我批判的思潮中。這恰恰又是由李顥完成的。

二

李顥同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同處於「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際。明末農民起義風暴和清軍入關，造成明王朝的覆滅，極大地震動了當時的知識階層，一些有識之士親眼看到了理學家的「無事袖手談心性」，「自矜有學」，分門標榜；國難當頭，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置四海之困窮不言」；束書不讀，終日空談性命這一弊病。這使人們對宋明理學從厭倦發展到憎惡，甚至把明亡之禍，歸咎于朱、王末流「積弊」所造成的「學術蠱壞，世道偏頗」。於是釀成了以顧、黃、王諸子爲代表的反思、總結理學的新思潮。李顥也是其中推波助瀾的人物。

不過，李顥的反思，是十足的關學方式。他既不同於黃宗羲背叛王門師說，「矯良知之弊」，公開發出「君爲天下之大害」的呼聲，直接向君主專制主義制度挑戰；也不同於王夫之，「希張橫渠之正學」，站在當世理論思維發展的最高點，對理學家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問題「別開生面」地進行縝密的理論清算，對封建社會哲學思想的發展作了一個總結；更不同於顧炎武「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爲宗」，提出「經

學即理學」的口號，終結了理學，獨開了清代漢學的先河。他同這三人，特別是顧炎武，在學術傾向、思想淵源、民族氣節諸方面，都有十分相似之處，但他沒有那種勇敢地推進理論思維的精神和公開反思理學的氣度。相反，他是按照「以躬行禮教爲本」的關學宗旨，沿着呂柟、馮從吾的方向，悄悄地把論孟、學庸與「致良知」融爲一爐，創立了「悔過自新說」，使理學還原爲儒學。表現出一種十分溫和、不露鋒芒的反思理學、借以「原儒」的傾向。

首先，他從「明道救世」的政治目的出發，繼承了張載「學貴有用」和呂柟「下學」、「實學」的關學學風，明確主張「明體適用」之學。他認爲，要匡正「道學之無用」，就得從如下兩點着手：

一要改革學風，提倡「經濟實學」。這就要做到「文武兼資」，博覽羣籍，「上自天官、輿地，以及禮、樂、兵、農、漕屯、選舉、曆數、士卒、典籍」，無所不讀。潛心於經濟、兵、農，正表明了關學是以「經濟實學」的方式，來匡正明季理學家玄談之風的「極盛」而又「極弊」。

二要「實修實證」，達到「開物成務，康濟羣生」。李顥認爲，「經世之法，莫難於用兵」，一般學者們「往往於兵機多不致意，以爲兵非儒者所事」，因此，造成了漢民族的淪喪受辱。階級鬥爭、民族矛盾的現實，使他對「武侯之偉略，陽明之武功」，心向神往（卷七體用全學）；一旦復明滅清成爲泡影時，他便閉門專究學問，堅守民族節操，寧死不做清廷臣僚。在學術上，則精心制作了「悔過自新說」，把他的愛國熱忱和反清情緒深深地隱藏在這一理論核心中。

李顥既要倡導「經濟實學」，又隱然不露鋒芒，這一「實」「隱」，正是關中學者反思理學的獨特方

式。

其次，李願以「悔過自新說」來還原儒學，最後終結了關學。他先總結了關學和整個理學「明道救世」、「明體適用」的不同宗旨。認為不管他們「或以主敬窮理標宗」，「或以致良知標宗」，「或以隨處體認標宗」，「要之，總不出「悔過自新」四字」。同時，認為儒家的六經四書雖然「卷帙浩繁」，其中精義難殫述，而「悔過自新」却「寧足括其微奧」。由此，他自然得出「悔過自新，乃千聖進修要訣」，「學問」，「做人」均須從此處「着力」的結論，將「悔過自新」作為「明道」的唯一途徑。

那末，怎樣「悔過自新」呢？他先給「過」和「新」作了規定。他說：學道要「先檢身過，次檢心過，悔其前非，斷其後續，亦期至于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懈而後已」，「苟有一念未純於理，即是過」，「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即非新」。這就是說，「過」和「新」都是由「理」規定的，違背「理」就是「過」，符合「理」就是「新」。「悔過自新」就是掌握「理」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在論述「理」的存在，以及怎樣掌握「理」的問題上，他完全承襲了張載「反本」於「天地之性」的人性論。他認為，人稟受「天地之氣」，有了身體，同時也得到「天地之理」，有了善性。這種純粹的「善性」，是每個人先天固有的。但因人多為「氣質所蔽，情欲所牽，習俗所囿，時事所移」，後天的「知誘物化」，使人「旋失厥初」。當然，這不是說先天的「善性」已經喪失了，而是說先天固有的「善性」如同「明鏡蔽於塵垢，而光體未嘗不在」，「寶珠陷於糞坑，而寶氣未嘗不存」。因此，就需要做「悔過自新」的工夫。顯然，這是直接蹈襲張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二重人性論，向張載「性氣二本」思想的歸復。

最後，他突出地強調了這種「悔過自新」，就是一種「復故」、「反本」的工夫。他說：「性吾自性也，德吾自得也，我固有之也」，因而所謂「新」，絕不是在「本體之外，欲有所增加」什麼新的內容，而只能是「復其故之謂也」。就像「日之在天，夕而沉，朝而升，光體不增不損，今無異昨，故能常新（同上）。顯然，這同張載說的「學者先須變化氣質」，通過「學禮」、「克己」、「集義」、「積善」以「生浩然道德之氣」，而「復反歸其天理」，又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張載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個創新，就是肯定了這種「反本」，實際是一個由「見聞之知」到「德性所知」的「盡心」過程；而李顥却保留着王陽明「從自己心上體認」天理的內省方法。因此，清代學者多認為，他的學術淵源是把程、朱、陸、王「融諸一途」，而終以陸、王為主（附錄四，王心敬新刻二曲先生集序，李元春關中三先生要語錄序）。梁啟超甚至認為，他的思想傾向是「爲舊學（理學）堅守殘壘」，「其學風已由明而漸返於宋」（清代學術概論二）。

其實，李顥之傾向王學，絕不是「爲舊學堅守殘壘」；相反，他的「悔過自新說」，是在關學遺風的熏陶下，完全承襲了呂柟「仁心說」、「馮從吾」善心說的思想。其學風論旨，不單是「由明而漸返於宋」，由朱、王返歸張載，而且是從王陽明的「致良知」向孟子的「四端」性善說的還原。他聲稱「儒學卽理學」，同顧炎武說的「理學，經學也」，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都是公開主張用「儒學」、「經學」代替「理學」，向孔子儒學還原。這表明理學思潮已經衰落，也表明關學思想開始終結。所以，全祖望說「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馬理）、涇野（呂柟）、少墟（馮從吾）累作累替，至先生（李顥）而復盛」（結埼亭集卷一二），殊不知李顥以後，復盛的是作爲清代「儒學」的關學，而不再是作爲宋明「理學」的關學了。這便是李顥

思想的基本傾向與學術地位。

三

李顥青年時代泛覽羣籍，「以康濟爲心」，曾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等書；既而盡焚其稿（卷十二匡時要務序）。後來又著十三經注疏糾繆、二十一史糾繆、易說象數蠡測，「亦謂無當於身心，不以示人」（見附錄二國史儒林本傳）。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他却說：「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巾箱所藏，「惟取反身錄示學者」（見附錄二二曲先生空石文）。因此，李顥的著作主要是四書反身錄與二曲集兩部，後合刻刊行，稱關中李二曲先生全集，留傳至今。四庫全書總目分別有著錄。

四書反身錄七卷，續補一卷，計八卷。是書本題曰「二曲先生口授，鄆縣門人王心敬錄」，從序文、書牘視之，實乃李顥所自定。據許孫荃四書反身錄序所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一六八六年）冬，李顥獨處「聖室」期間，矢志謙退，不欲以著述自居，而四方學者每從問答之餘，輯其所聞，各自成帙，其高弟王心敬朝夕侍側，口授筆錄，集爲反身錄一書。時肥水許孫荃正督學陝西，竭誠趨謁，李顥舉此書授之。許孫荃反覆卒讀，以爲：「其大要以士人童而習之，襲其糟粕而不悟，其指歸欲學者反身循理，致知力行；其指約，其趨端，其論說質實而不涉於高遠。」橫渠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先生是書之謂也」。於是決定「割俸授梓」，打算頒布全省學校，並擬進呈。李

顧軫心「觸嫌招忌」，遭「搜山薰穴」之禍，貽書力阻（卷十七書二又答許學憲）。許孫荃雖打消進呈之念，但同李因篤精心校定，終將此書刊行於世。

四書反身錄刊行之後，受到朝野士庶的普遍重視，各地刻本頗多。據初步考察，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以後，三原李彥瑔重刻於肇慶，上浣牛樹梅利用二曲集刻工餘資重刊於蜀中（嘉慶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一七年），蕭山湯金釗再刻于江蘇；道光十一年（公元一八三一年）廣信知府韓銘德再校刻於江西；一九二三年上海掃葉山房、一九三六年西京克興印書館相繼以石印本發行於上海、陝西。該書之所以如此倡行，蓋因其內容宗旨符合當世政治需要，正像王心敬在該書識言中所云：

四書反身錄者，錄二曲先生教人讀四書反身實踐之語也。先生嘗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程、朱相繼發明，表章四書，非徒令人口耳也，蓋欲讀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爲天德，達之爲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也。國家頒四書於學宮，以之取士，非徒取其文也，原因文以徵行，期得實體力踐，德充道明，有體有用之彥有補於世也。……否則，誦讀雖勤，闡發雖精，而人耳出口，假途以干進，無體無用，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卷二四書反身錄序）

二曲集亦爲門人王心敬所編，二十六卷。其中二十三至二十六共四卷，皆爲李顥門人襄城劉宗泗、富平惠繩嗣分別彙輯的李顥家史，而非李顥的著述，但足以見李顥「一門忠貞道德，先後輻萃，世濟厥美，抑又可以風世勵俗」（附錄四，王心敬新刻二曲先生集序）。二十六卷中除悔過自新說、觀感錄、關

中書院會約三種爲李顥自著外，其餘皆門人弟子所輯，本各自爲書，以單本刊行，故各卷前間錄原序，以保留本相。

王心敬在小引中敘述他編輯意圖與緣由時說：

先生平日講學明道之言，散見於同蒲、富平、江左、山右，板行者各自爲種，觀彼遺此，未窺全豹。小子暨二三同志，每思彙輯合刻，顧卷帙浩繁，爲費不貲，茲謬不自度，除自新說、觀感錄、關中書院會約三種，乃先生手筆，學隨系先生傳心要典，不敢妄有芟減；其餘學人所錄先生答問之語，謹撮其要，同書牘、雜著勒爲斯集，庶觀者無望洋之嘆，而先生言論風旨之概具是矣。

王心敬看到李顥之書，「南北雖傳布已久，而小種零碎，讀者每以不獲快觀大觀爲憾」，於是彙集散稿，編定成集。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秋，司寇鄭重及其門人陝西學憲高嵩偕「慨然以興起絕學爲己任，捐俸合刻」，工始於是年仲冬，竣於三十二年季秋。這就是二曲集的原刻本。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零五年）李顥去世之年，盤屋縣程正堂重刊此本時，在二十六卷之後增入了李顥康熙十七年、二十二年所輯撰的司牧寶鑑和聖室錄感，還在集末增加了由門人惠靈嗣等人編纂的歷年紀略和潛確錄，這是介紹李顥生平事略的材料。

光緒三年（公元一八七七年），石泉彭懋謙首次將二曲集與四書反身錄合集重刊，扉頁題曰關中李二曲先生全集，集名簡稱二曲集。在原本二十六卷之後，將盤屋程正堂本增入的聖室錄感、司牧寶鑑、歷年紀略、潛確錄編爲四卷。將四書反身錄原八卷析爲十六卷，共計四十六卷，是一個比較完善的本

子。一九三零年，靜海聞樸庭任陝西農礦廳長時，將此本交北京天華館石印再版，以廣其傳。光緒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新鄭劉大來由石泉移宰盤屋，曾將二曲集與四書反身錄以李頤手著及口授者列爲「正編」，弟子記述事蹟者爲「外編」，重新編次付梓。但此本錯舛太多，流布不廣。

因此，我們這次點校，即以康熙四十四年盤屋縣程正堂重刊的二曲集原刻本和光緒三年石泉彭懋謙合集本（簡稱石泉彭氏本）中的四書反身錄爲底本，並以石泉彭氏本爲主要校本，同時參校了北京天華館石印本（簡稱靜海聞氏本）、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西京克興印書館石印本以及光緒九年新鄭劉大來新編本（簡稱新鄭劉氏本）。凡系底本刊誤、校本改正的，一般依校本改正并出校；其在兩可之間者，一般仍依原本，并出校說明；凡系明顯的版刻錯誤及古體字、後世避諱字等，均逕行改正。該書體例，基本依石泉彭氏本編次。其有關序文、誌傳，以及吳懷清中三李年譜中的二曲先生年譜和佚文，記載李頤的生平活動及其撰著，甚爲詳實，特一併輯錄於後，以供參考。

本書點校整理工作，斷斷續續進行了五年。困難在於搜集、清理版本，查閱引語，研究李頤的思想傾向及其發展。感謝中華書局哲學編輯室諸友人的鼓勵督促，陝西師範大學關學研究室同仁們的協助支持，以及陝西省圖書館、陝西師大圖書館熱情地提供版本，才使我擠出時間得以完成。但限於時間和水平，不當之處，自所難免，敬祈讀者不吝指正。

陳俊民

一九八五年春節寫于西安

小引

吾師二曲先生崛起關中，以一身任綱常名教之重，繼往開來，爲世儒宗。海內學士大夫仰若泰山北斗、祥麟瑞鳳，渴欲觀其言論風旨，以當親炙。而先生平日講學明道之言，散見於同蒲、富平、江左、山右，板行者各自爲種，觀彼遺此，未窺全豹。小子暨二三同志，每思彙輯合刻，顧卷帙浩繁，爲費不貲，茲謬不自度，除自新說、觀感錄、關中書院會約三種乃先生手筆，學隨係先主傳心要典，不敢妄有芟減，其餘學人所錄先生答問之語，謹撮其要，同書牘、雜著勒爲斯集，庶觀者無望洋之歎，而先生言論風旨之概具是矣。言言發於天籟，出自性靈，不離日用常行，洩千古不傳秘密，明眼人觀之，當自莫逆於心。然觀先生之言，固足以淑身心，振頹俗；抑先生生平，足以淑世而振俗者，僅言也乎哉？有先乎言者矣。壁立萬仞之操，百世而下，聞其風者，猶將頑廉懦立，矧生同其時乎。懿德之好，人有同然，因好與感，毅然思奮，則先生扶植世教，砥礪名節之功，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鄠縣門人王心敬沐手謹識

目録

卷七	體用全學……………	四八
卷八	讀書次第……………	五五
卷九	東行述……………	六三
卷十	南行述……………	七二
卷十一	東林書院會語附應求錄……………	九五
卷十二	匡時要務……………	一〇三
卷十三		

關中書院會約·····	一〇九	墓誌 行略 墓碣 贊·····	二六〇
卷十四		卷二十二	
盤屋答問·····	一二九	觀感錄·····	二七二
卷十五		卷二十三	
富平答問附授受紀要·····	一二四	襄城記異·····	二八九
卷十六		卷二十四	
書一·····	一三八	義林·····	三七一
卷十七		卷二十五	
書二·····	一六五	家乘·····	三二五
卷十八		卷二十六	
書三·····	一九四	祠記·····	三三九
卷十九		卷二十七	
題跋 雜著·····	二三一	聖室錄感附盤屋三義傳·····	三五〇
卷二十		卷二十八	
傳·····	二四二	司牧寶鑑·····	三六六
卷二十一		卷二十九	